

## 我在清华遇到的八个人

○ 丹 飞（1993级水利）



丹  
飞  
校  
友

我与清华缘分殊深，今年是第26个年头。本科毕业工作了一年后，又重返母校。五年又五年，人生最美妙的十年留在了清华园。某种程度上，清华重塑了我——如果说得再深情一点儿——清华再造了我。

我与清华在情感上结缘还要早得多。早在1981年我刚上小学时开始，各学习阶段总被夸一句“这孩子是清华北大的料”。这是小地方人的见识甚至是国民共识——朴素良善的人们望子成龙的标杆就是能上清华北大。他们不知道我的字典上没有北大二字。因此当我从鄂南高中毕业时，有一道选择题就摆在了我面前：是接受免试保送入北大，还是选择高考进清华？清华替我做了这道选择题，1993年，清华第一次在鄂南高中开始招收保送生。与其他高校保送仅由校方推荐不同，清华

专门派人面试。学校推荐参与面试的有两人，通知面试前就给我们吃下定心丸：清华挑中的上清华，另一位上北大。所谓面试也就是闲聊。我不知道负责考察的老师最终决定录取我是看中了我从“水货”初中到省重点高中一路的“逆袭”特质，还是看中了我的质朴——我自那时直到从清华本科毕业，还是浑如赤子的璞玉状态。一踏足清华，我就有心找到负责招录我的老师，想当面向她表达感谢。惜乎只知道她姓叶，小范围打听了三两回未果，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很庆幸被录取到水利系。因为“水木清华”在清华的地位举足轻重，那时的我以为这四个字是代表水利系和土木系最牛。这种过于“浪漫”的猜度等到接触到学业就被轻松地击了个粉碎——原来水利系与诗文毫不相干。饶是如此，除了本专业的学习，我还辅修了法学，选修了心理学和文学、电影等多门类课程。大二时，中文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我有机会转系，却囿于自小重理轻文的偏见，认为工科必须学完——尽管已经隐约地知道很后的后来，自己的人生会转向文学。学非所爱，也还是得了张光斗奖学金、清泉助学金，并因一首写闻一多的诗获得语文竞赛奖和香港校友奖学金。泰斗如张光斗老师那时已不带本科生课程，张楚汉老师倒是带过我们专业英语。水利系新生联欢晚会会有一个保留节目是猜谜，谜面是“望星空”，

## □ 我与清华

所有师生异口同声喊出谜底：“张光斗！”校级重大会议上，但见张光斗教授手执放大镜微微趴在讲台上看文件，待到他讲话，马上挺直腰杆，声如洪钟都无法形容他的中气。他享寿101岁又52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1998年我们水利系三字班的学位授予仪式上，张光斗老师以86岁高龄亲自颁发学位证，与每一位同学都合捧证书，握手合影，是祝贺更是“传功”。涓滴无声，通过这样的方式，传给我们“行胜于言”的道。

我在工作中用到水利系所学的时间只有13个月，去往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兼参与省水利厅工程处水利工程的督查。实际工作进一步验证了我志不在此，心在清华和文学——我传布最广的诗《我们期待所有响亮的日子》即写作在1998年嫩江松花江特大水灾期间。后来，事迹被排成话剧的厅长汪洋湖要求我如果回清华读书就彻底辞职，不留停薪留职的尾巴。这个要求正合我意。带着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后任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的原水利厅副厅长包秦书赠我收入第一本诗集《五月的流响》的两首七律和时任吉林省防汛办副主任、现任湖南省副省长隋忠诚的帮助和祝福，回到了清华读编辑出版学双学位。不知道我从工作岗位保送入清华，时任校党委副书记、人文学院院长胡显章老师是否为我说了话。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第一本诗集得到了他的鼓励，他给我题的词是“心之歌，灵之翔，生命之舞”。这个褒扬和期许不可谓不大。我想，参与和领导我校文科重建并仍在为我校文科的现状和未来鼓与呼的胡老师对我的提携体现了“清华风格”的又一端——聚合英才，化育天下。遗憾的是，我欠

胡老师一本《清华百年文选》：因为在争取校友贤达层面无法达成出版社意愿，出版搁浅。胡老师为我题写的书名也就没有用上。

我在水利系求学期间即选修了中文系复系系主任徐葆耕老师的课，重回清华读编双，徐葆耕老师成了我们的主要授课老师之一。他的写作课也是我最爱上的课，因为离文学最近。我那时需要常去中文系系馆文科楼，文科楼挂了一幅匾额，颜体墨书“格物致知”。我以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徐葆耕老师的人格，也是“清华风格”。也许是因为爱，所以优秀，也许还因为我长同学们两岁，所以比他们学得更好，不光徐老师的课上我是榜样，几乎每门课我都是第一，除了拿到余景山奖学金，还拿到学业优秀奖学金，毕业时获得北京地区高校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我当时和后来也做文创产业的陈志春办了一期班刊，运用类似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做法制作刊名和封面，用线装书方式装订了厚厚的一大本，“艳惊”院系及校图书馆。徐老师交给我独立编选《清华九十年美文选》的任务，并亲笔作序《小五爷园里的“勿忘我”》。借此我与很多清华人或后人发生交集，感动的细节不少。比如一教北端的王国维纪念碑碑铭，由陈寅恪教授所撰，此碑常年吸引清华人及慕名者流连追思，斯文则有穿越时间的魅力，《文选》必须选入。陈寅恪女公子陈美延陈明父训，收可以，必须繁体竖排。因此此文就以繁体竖排卓然“独立”于这本简体字选本之中。徐老师让我也选录自己的作品，出于对母校和文选的敬畏，我没有利用天然的便利编入自己的任何作品，只写了一篇后记陈述缘起和过程，感谢该感谢的人。徐葆耕等老师深知

我中文学的“毒”深，由此也预感到基本可以随便选择读研专业的我会选择中文。巧合的是，参与编剧的影片曾获金鸡奖的徐老师也毕业于水利系。这种巧合也许无形中给我文学之路的天平增加了砝码。

待得保研，听从恩师孙传耀老师“传帮带”的要求，我破例兼做编双21、22、23三个班100多人（当年开始从校外招生）的班主任和辅导员。我的硕士教师阵容除了徐葆耕老师，还有“症候式分析”学者蓝棣之老师、研究中外文学和校园文学的张玲霞老师、比较文学学者罗钢老师，后又增加了获茅盾文学奖的格非老师、曾获老学长钱锺书致函赞誉并于30岁破格越级晋升教授的解志熙老师、后获评清华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的汪晖老师等名师。读研期间我曾在一年间出版了十几本书，包括我的第二部诗集和写给少儿的故事集和名人传记，又搜罗和组织清华的作家们的创作组成多种合集，格非老师给其中一部小说选写了短序。

在老学长季羨林住院期间，解志熙老师叫上我一起前去探望。我将样书和稿费面呈季老，表达了为什么没有选他的晚年作品，而选用了早期散文。季老说：“感谢你选了我的文章，我和我的老师们的文章编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些惶惶不安的。”时隔17年，他表达荣列其中而心内忐忑的真诚语态我至今记得。与清华同龄的季老，和一代代清华人一样，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铭记五内，不敢忘斯须。

2004年4月，我提前到贝塔斯曼中国总部工作，主要引进欧美文学。两年余跳槽做了著名民营图书公司的总编辑，后来又断续做了多年图书。2007年4月，郑晓龙导演的一个电话，让我走上了IP

（Intellectual Property）之路，从电视剧《甄嬛传》开始，独立经纪了《王阳明传》《匈奴王密咒》等70多个影视动画游戏IP。其间合伙开IP孵化公司，孵化了《狼图腾》全版权资产包。近年在成就作家和编剧之余，我自己也受资方指定开始编剧。我的文创职业道路的出版阶段已成往事，目前的两大板块是IP和编剧，制片人板块正在逐步楔入，三角互联，齐头并进。在我的事业生涯中，也常偶与清华“相遇”。比如我做过一套《历史中国》断代史大系，要求每卷作者均就五十个话题聚焦该朝代，选题具备一定的新意。李学勤老师担纲多项国家重点人文历史工程，又值“清华简”的辨识释义关口，还是在看过我的策划和正文样稿后欣然允准，担任书系总顾问。今日清华，学科交叉、优势互补成为治学标配。在以李学勤老师为代表的清华学人身上，“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清华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获评清华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实在是实至名归。

与我相遇的另一个“IP”是建筑学院2003级校友万静雅。她以一篇“奇文”《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红遍自媒体，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公号都点赞她是“理想化身，时代清流”。这话看似说得大，却也是很多清华人自觉的选择：不忘初心，不入流俗，以实际行动擦亮身上的清华人光环。业余写作的万静雅现已完成了长篇处女作《好姑娘光芒万丈》，讲述一群高中生的奋斗青春，通篇正能量。“小万工”的本业是地产建筑师，因操作过北京弗农小镇、西华府等著名楼盘而升任万科武汉研发中心总经理。她热血的身姿折射出“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

## □ 我与清华

“清华风格”。广东卫视马志丹导演已摄制完成她的纪录片《小万工，好姑娘光芒万丈》，列入纪念改革开放40年、恢复高考40年《四十年，美好生活》系列。做事就是作势，为此我不惜“强出头”，以自己名字命名，创立“丹飞文学奖”，基于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和恢复高考40年、网络文学兴起20年。“丹飞文学奖”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英文主题词 Stories We Tell Define Who We Are 的引申意义是“每一个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该奖面向全球以中文或英文创作的作家和编剧，征选体裁为长篇小说和影视剧本，旨在发现、孵化和培育未来中国内容市场和IP市场的生力军。每年举办一届，首届“丹飞文学奖暨科技人文论坛”定于2019年清华大学校庆日举办。

我在清华先后遇到了将我领进门的叶老师、水利泰斗张光斗院士、题词勉励我的胡显章教授、给我独立编选《清华九十年美文选》机会的徐葆耕教授、北大校宝季羨林学部委员、堪称“清华简”之父的文科资深教授李学勤、人民日报及新华社公号点赞的建筑师万静雅等七个清华人。我在清华遇到的第八个人是谁呢？是我。是的，是我。研究生阶段，除了我是“清华土著”，其他同学都来自外校。挑选导师时，他们因为对教授们不熟，要我先挑，结果就是我挑哪个教授，哪个教授就被抢走，最后只剩一个副教授没人和我抢。在此期间得的综合优秀奖学金和学术新秀提名奖算是对我的小小褒奖。毕业时有教授提议大家一起给我敬酒，理由是敬我“弃明投暗”——由有大把好前程的工科到前途也许晦暗不明的文学的选择路径，但我想大家真正敬的是我“退”的勇

气和底气。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利益与良知道义当前，我也从来都是选择了后者，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和平年代“以身许国”的机会不多，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爱国奉献，追求卓越”。我的体会是，守好百折不挠的底线，才能配享随遇而安的人生。

我在清华遇到的八个人告诉我，聚合英才，化育天下，谨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砥砺“行胜于言”校风，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办学风格，笃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培养特色，弘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传统，显扬“人文日新”精神，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清华风格。

## 书 法

○许启元（1968届建筑）

